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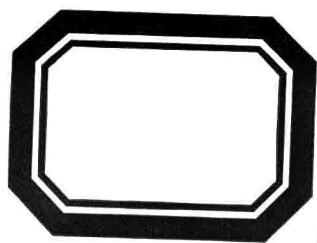
# 西域往事

غەربىي رايون ئەسلىملىرى

新疆最后一个王公200年的家族记忆

许福芦◎著

华文出版社



# 西域往事

غەربىي رايون ئەسلىملىرى

新疆最后一个王公200年的家族记忆

许福芦◎著

 华文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西域往事：新疆最后一个王公200年的家族记忆/许福芦著.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9

ISBN 7-5075-2071-4

I.西... II.许... III.新疆-地方史-史料

IV.K2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98182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305号8区5号楼)

网络实名: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hwCBS@263.net

电话: 发行部 010-63370164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宝坻区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220千 印张16.5 插页4

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

定价: 29.80元



达吾提·买合苏提先生，现为库车县县政协副主席，是中国目前唯一在世的“西域郡王”。



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一起。



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在一起。



与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一起。





达吾提·买合苏提在北京与空军仪仗队队员合影。



米尔扎吾德（鄂对）。



热依姆·阿格齐（鄂对夫人）。



买合甫孜。



14岁的达吾提·买合苏提。





达吾提在家中



达吾提与女儿迪丽努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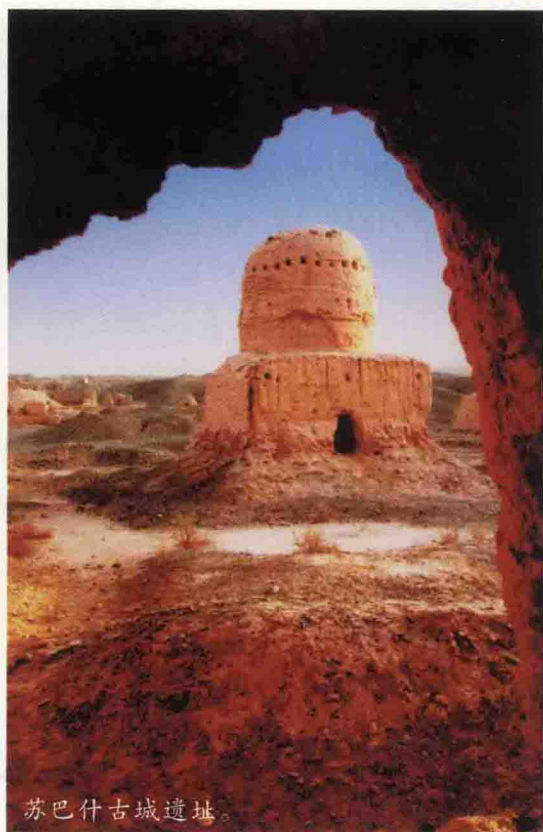


幸福的达吾提·买合苏提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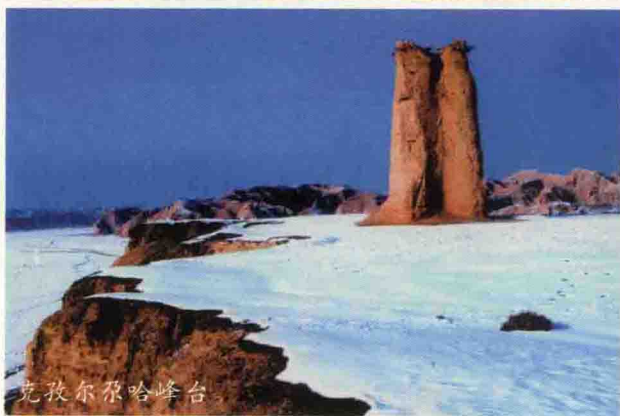




龟兹故城遗址



苏巴什古城遗址



克孜尔苏哈峰台



库木吐拉千佛洞



莎车库车王墓地。



达吾提在莎车库车王墓地。





修缮一新的库车王王府。



达吾提与本书作者许福芦在一起。

对达吾提·买合苏提先生的采访是很愉快的。作为库车县政协副主席，他在待客与召集会议的时候，你已无法看到那个曾经延续了200年的巨大史实；而当与他单独坐下来交谈，当他悠然沉入珍闻的家族怀想之中时，你会突然从那充满沧桑的目光里，领略到一种西域亲王的风采。是的，他就是那位因平定西域、为国家统一屡建殊功而被乾隆皇帝郑重表彰过的鄂对伯克第十一代传人，是目前中国仍然健在的“最后一位王爷”。谈笑声中，这位年逾八旬的维吾尔族老人向我敞开了心扉，那一幕幕带血的传奇故事，是这个古老家族尘封了两个世纪的记忆。现在，我要履行自己的诺言，把它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告诉您——我的朋友。

——采访手记  
2004年9月



# 我这一辈子

每个人都有权力向世界做一个交待，谁也不能漠视这一点。这世上最轻车熟路的谈话内容，莫过于谈自己，但是最谈不清楚的大概也正是自己谈自己。达吾提老人说，其实这些东西报纸上都刊登过的，于是他提供出各种省、地级的报刊资料，果然是连篇累牍，记者先生们竞相妙笔生花。然而，我还是想听老人亲口说一说，因为这是别人所代替不了的。

## 一、王位与王府

我这一辈子，怎么跟你说呢？经历了很多曲折。风光也好，受罪也好，都跟继承王位有点关系。那我就从这里开始谈吧。

汉族同志有句话是这样讲的，生活是命运。啥叫命运？我也说不好，恐怕不光是自己的努力，有时候，有些事是很难改变的，比如说我继承王位这档子事儿。

我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后来承袭了这个“库车王”，就一直很麻烦。要问是谁改变了我，我看是盛世才。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王位，是盛世才封的。他是当时的新疆督办。

那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我记得很清楚，是秋天，我们



达吾提·买合苏提先生

库车开了个会，全县大会，各界的代表人士都参加了，300多人呢。在这个会上，县长宣布说，盛世才封我为“库车王”。那就是个命令，很简短，很有力。那年我才14岁，还是小孩子，所以，人家都叫我“巴郎子王”。



14岁的达吾提·买合苏提被封为末代库车王

我继承的王位，是买合甫孜王爷传下来的。买王爷是被盛世才下令杀掉的，那是1942年4月份的事。他的许多事，后面我还要讲。过了不久，大概就几个月吧，盛世才对库车县的县长韩云程说：买王没有了，我们再推荐一个吧，可以从买合甫孜王爷的亲生儿子当中选一个。结果一调查，买王爷没有儿子，只有一个3岁的女儿，还有我。那时候，我是买合甫孜王爷的养子。

买合甫孜王爷和我亲生父亲是兄弟，买王是老大，我父亲是老三。买王50岁的时候，有一天，对

我父亲说：“我没儿子，将来这个王位怎么办呢？把你那个大儿子给我吧，让他以后接我的王位。”我父亲当然愿意，就把我过继到了买王这边。这样，我就被库车县的韩县长，推荐到盛世才那里，成了亲王。

我虽然当了“王”，也是贫寒人家出身。所以，过去人家说我历史如何如何，那真是冤枉。我不是富家的少爷，小时候，生活条件很不好。我是民国十六年，也就是1927年出生的。几月份？记不得了。好像是8月份的样子，树上结果子了嘛。我的亲生父母，也就是一般的群众，有好几个子女，尽管也在王府边上，可谈不上富有。我小的时候，读了一点经，可能是因为要继承王位，家里故意培养

我吧。具体读的啥，也记不大清了，后来进了县立第一小学。学习成绩嘛，马马虎虎还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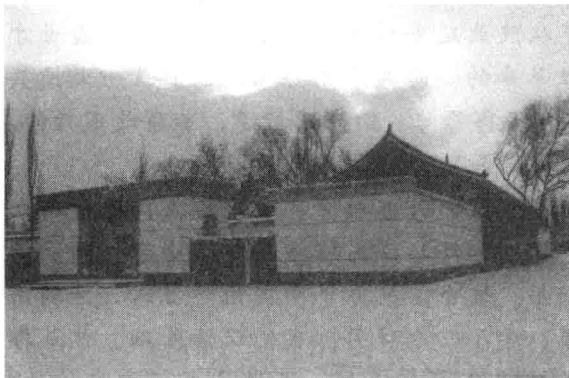
我继承王位之后，文化知识就显得不够了，幸运的是，来了林基路县长。这个林基路，对我们库车贡献可大了。教育方面，也做了不少事。他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份，当我们库车县长的，是受盛世才的邀请，从陕北延安过来的，是共产党员。盛世才当时是新疆督办，开始很革命的。向共产党要人才，要来一大批共产党员，建设新疆嘛，样子做得很好。后来不行了，本质就不行的。来的共产党员，有很多又被他杀害了。

林基路到了库车，兴修水利，兴办教育，为民作主，很受群众的敬重和喜爱。在他的提议下，库车城内修建了中心小学，两层的教学楼，很气派的。那一年，这个学校办了个国语学习班，是利用暑假办的。我报名参加了，学了三个多月。我的汉语基础，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后来，县政府又发来通知，据说是盛世才安排的，要我到迪化（乌鲁木齐）去学习。因为当时县上财政困难，我自己经济状况也不好，政府还是从县文工队的演出收入里面，为我凑齐了路费。我拿着县政府给新疆省教育厅开的介绍信，坐了沙雅一个商人的畜力车，在路上跑了27天，才跑到乌鲁木齐。第二天，教育厅的徐厅长、新疆督办盛世才，分别接见我，说了一些大道理。根据盛世才的安排，我公费进了省立第一高中，学习了三年。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7月份，我高中毕业回库车时，盛世才已调离新疆，继任省长是吴忠信。拜见吴省长时，我向他反映了一些情况。中心意思就是，请求归还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盛世才没收的我们的家族财产。吴忠信听了以后，归还了我们家族的房子，还有土地，又给新疆省第四监狱下指示，归还了买王的一些遗物，包括一件呢袄，一套棉衣，一件无领衫，一条裤子以及一张放大的买合普孜亲王照片。接着，第二年，县里又对王府进行了部分修缮，花了些钱。这时候，我除了“库车王”的头衔外，没有任何实权，也没啥职务。

修缮后的王府，面貌有了变化，但总的格局还是一样的。门前有条大路，很宽，可以赛马。路那边不远，就是汉城，汉族人住的，

城墙到现在还很完整。进了大门，左边就是清真寺，是我们做乃玛孜的地方。清真寺后面的地方，过去是买王兄弟们住的，其他的亲属也都在附近。再往旁边嘛，就是马厩，圆形的，比地面矮一些，中间有一排马桩，还有马槽。马厩过来，是一片树林，还有草地什么的。



库车王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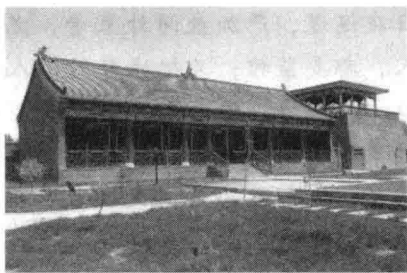
我住的地方在大门的右边，很大一片房子，又有一个小的门楼。从大门正对过去，是条很宽阔的路，笔直的，把左右两边隔开。我住的这边，靠最前面的一排，是小平房，给佣人住的。平房很长，不太高，一头靠大

门，另一头就是锅炉房。锅炉房也是新建起来的，过去没有。

和门楼前后位置平齐，有两个大建筑。门楼这边的，是汉族风格的一个大建筑，比较高，很大的屋顶，门前有台阶，很漂亮，专门会客用。再过去的是另一个建筑，矮一点点，也窄一点点，是穆斯林风格的建筑，屋顶是平的。因为窄一些，所以这个房子门前也空一些。前面有民族风格的很长的过道，花格子的玻璃，是我们自己住的地方。这两栋房子前面，都有很漂亮的台阶。台阶下面，有花圃和灌木，还有几棵榆树，很高很大的。树下面有一条小路，是石子砌的。

再往中间一些，排着三个大的建筑。最右边的一个房子，是接待客人的寝室，汉族风格，很大，门前有很大的喷水池。正中间的一个建筑，有点特别，是一座高台，我们维语叫“热瓦”，汉语的意思大概是叫“望月亭”吧。旁边靠后面这个方向，砌了台阶，上面建了一个很大的亭子。整个台子是四方形的。上面小一些，下面大一些，四面都是斜坡，看起来很雄壮的。上面的亭子上，画了很多漂亮的花纹。在“热瓦”的左边，略微靠前一点点，是一个小院子。院子周围高一些的地方，栽着葡萄。葡萄架子中间矮一点的地方，是块空地。后面一排厨房。





复原的库车王府

在这几座房子的前面，有条很长的葡萄架，拐了弯的，像是一条林荫路。人可以在两边坐下来，也可以走在中间，很漂亮。葡萄架的前面，有个半圆的舞台，再往前，是草地、树木。所有建筑的右面，从前到后都有一条矮墙围着。矮墙的那边，有一大片树林。最外边是城墙。这个城墙不太高，可是年代很久远了，据说是汉朝遗留下来的。尽管它又矮又残破，但那时在我眼中它是很大的。文物嘛，要是破坏了，就没有了。

## 二、在三区民族革命中（上）

我高中毕业回到王府到王府修缮完工的这段时间里，库车发生了很多事。很多都是我当时看不明白的。库车王的这个身份，让我在这段复杂的历史中经历了很多别人不曾经历的浮沉，包括第一次被软禁、第一次在“主麻日”发表政治演讲和被迫在国民党安排召开的集会上发表退出进步组织“青年委员会”等。

那是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我刚回到库车不久。具体时间嘛，好像是8月份吧，中旬的时候，三区民族革命军消灭了驻在拜城的国民党部队。解放拜城后，队伍又开到阿克苏。当时，驻在库车的国民党部队，有个项师长，为了抵抗三区民族革命军，继续维护他们在库车的统治，采取了许多措施。这其中就包括将部分开明人士、社会上的达官显贵，召集在县政府大院里面，不叫他们出去，进行软禁。我是库车王，虽然年纪小，可也是被软禁的对象。那时候库车的局势十分紧张。国民党在周围的战略要地修筑堡垒，组建国民兵团，组织军、警、民三方面的人，在城里城外，还有山区，